

中國名畫家精品集

孫家欣



J222.7
473

孫景波

中國名畫家精品集

孫景波

河北教育出版社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景波 / 孙景波绘.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5.7

(中国名画家精品集)

ISBN 7-5434-5379-7

I. 孙... II. 孙... III. 油画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2909 号

中国名画家精品集		孙景波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责任编辑	康 丽	张子康	
书籍装帧	吕敬人		
出 品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制 作	贾 英		
制 版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8	16 印张	
出版日期	二〇〇五年七月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379-7/J · 508		
定 价	精装 2180 元 平装 120 元		



孫景波簡歷

孫景波，又名阿波。一九四五年生于山東牟平，一九六四年畢業於中央美術學院附中，一九七八年考入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研究班，一九八〇年畢業後留校在壁畫系任教至今。現為該系第一工作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油畫、壁畫學會理事。

Artistic Biographical Data

Sun Jingbo

Born in Muping county , Shandong Province in January 1945. Graduated from the Affiliated Middle School of the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in 1964, then worked at the Yunnan Province Artists Association. Entered Dept. of Oil Painting of the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as a postgraduate in 1978, after graduation taught at Dept. of Mural Painting of the Academy. Went to France for an advanced study of mural-painting and oil-painting at the National College of Art, Paris in 1986. Returned back to China in 1988. Deputy director of Dept. of Mural Painting, 1985-1995. Director of Dept. of Mural Painting, 1995-2005. Chairman of the Young Teachers Art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the Academy, 1988-1990. Now: professor of Dept. of Mural Painting, director of the First Studio, vice-president of Academic Committee of the Academy, member of the Chinese Oil-painting Council, member of the Chinese Mural-painting Art Council, vice-president of Wu Zuoren International Art Foundation, member of Chinese Artists Association.

『送給』景波的生日禮物（代序）

二〇〇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是景波年滿六十歲的生日。我認識他到現在，整整三十三年了。一個希望生活平靜的女人，回憶婚後三十年，我對我們共同經歷的生活，原是缺乏思想準備的——以他那種對待生活和生命的方式還能活到今天，算是他的幸運！四十歲那年，他寫了一首詩——《不惑年自嘲示妻》，借以向我表示歉意。其中一句寫道：『四十年來出九死，天公策我意不薄。』——我知道的那個『九』，不是一個虛數，而是一次又一次，從生死界綫僥幸返回來的——『事故』的故事——作為那些『故事』主人公的妻子，能陪着他走過這麼多年，不容易！

六十歲，算大壽，景波拒絕做壽。但他的朋友、學生們不答應，瞞着他張羅了一個晚會，為他生日祝福。幾路人，不約而同，送來的禮物是：紅玫瑰、白玫瑰、紫玫瑰、黑玫瑰，二百四十朵玫瑰——滿懷的擁抱，引出他滿眼的淚。他欣慰，我感動。我送他什麼？——十年前的一個念頭，好事多磨——我想送他一本《孫景波畫集》。

看看我們周圍畫畫的朋友，不論是年長的，還是年輕的，大都出版過個人的畫集。景波這些年不知為多少朋友、學生寫過多少篇推介的文章和序言。那些評論足夠匯編成一本文集了。但他是個畫家，却從來沒有為自己籌編過一本像樣的畫冊。多少次，有出版社編輯主動找上門來，請他配合。他總是說：『等等，再等等吧。』等來等去，十多年過去了，他自我解釋是『忙』，是『麻煩』。我知道——他是對『現在的自己還不满意』。從藝四十年，在國內，他居然也沒有舉辦過一次個人畫展！說起來，他的學生們也大惑不解，我知道，他不祇是怕麻煩，而真的是對自己永遠的不滿意。

這一次，背着他，我把河北教育出版社的主編請到了家裏。我對景波說：『不是為你，而是為我要送你一個禮物，你不要推辭。你不是常對學生說：演員在後臺背臺詞，是要上場的；在游泳池邊兒上熱身，是要下水的，學繪畫、搞創作是要見觀眾的嗎？你自己不該也自圓其說嗎？』這回，他總算答應了。

做一個畫家的妻子，三十多年，我相信我對畫的品味好壞，還是有自己判斷力的。我看得明白，要想用繪畫驚世駭俗，景波是做不到的。但用繪畫寄托自己對生活的真情實感，他是很誠摯的。研究、觀摩前人的作品，學習他人的長處，他是很用心的。在學院教學之餘，所有的假日他都用來畫畫，也是很勤奮的。我作為一個觀眾，對他作品的總體感覺是：他的畫如他的為人，看重情義，作風蠻大氣的。

一九八九年四月，邵大箴先生在一本油畫選集中論及景波的油畫時說道：『孫景波的繪畫語言是在古典主義的嚴謹和現代主義的表現性之間尋找自己位置的。他廣覽博取，既注意深入研究西方古典繪畫傳統的表現語言，又努力在少數民族藝術、民間藝術和現代繪畫（主要是表現派）中吸取營養。造型與色彩并重，綫的表現力與色彩的感染力渾為一體，給人視覺和心理的強烈效果，是他油畫的特色。在雲南少數民族中的生活經歷，和對民族藝術的豐富修養，使他的油畫人物造型中始終躍動着人的生命，跳動着作者的感情。』

我理解邵大箴先生這段含有鼓勵與期望的評論和景波自己的實踐努力是貼切的，可謂知者之言。開始編書時，我說：『我出面找一位理評家，為你寫一篇前言好嗎？』他說：『不要麻煩了，請

人作序，無疑是求讓別人說我的好話，也許令人尷尬。既然是你送給我的禮物，你來寫，豈不更好？』

於是，我就實話實說了。其實，期待景波這本畫集的出版，還有他許多朋友、同學和學生，我也曾被鼓動後纔下定這個決心的。在這本畫冊問世的時候，我和景波要由衷地感謝這許多年間了解他、支持他、幫助過他的人們！

感謝河北教育出版社為這本精美的畫集所付出的勞動！

張明偉

二〇〇五年春節於北京望京方舟苑

行行重行行

——藝途回望

作畫的時候，不覺時光流逝，如同走路聊天的，人不覺路遠一樣。這種心態，讓我會時時忘記自己的年齡——驀然回首，心頭一驚！今年，我居然也整整六十歲了！

要說我從四五歲就喜歡上繪畫的話，那麼，這喜好伴隨我的生命歷程，走過來已經半多個世紀了。祇要拿起筆，就仿佛上了路。作畫改來改去不見效果時，就如在迷途，走來走去，還是在原地徘徊一樣。我的閱歷足以讓我明白，現在我真實的處境，離我向往的目標，比出發前想象的距離，要遙遠得多，茫然得多了。所以回望求藝途中的我，每每心頭會湧起一陣陣悲壯感的悵然之潮……當心潮落退，我當然還會一如既往——無奈且堅韌地安慰自己說：『別灰心，孫景波，至今，你還不失對藝術愛戀的真誠，祇需走你的路，你能苦也其中，樂也其中，不必想遠近曲直，但一心向上、向前，邁出一步，就是一步——捨此何求？』

——我的命途，仿佛一直都在一種當藝徒的心

路中行走。寫這種感受時，會浮現出四十二歲時，我在『西天取經』路途中的情形：那時，我在法國巴黎美院進修，其間獲得一個去意大利考察的機會。但到了羅馬的第二天，我口袋裏的錢被小偷兒偷走了一半。剩下的，除了付博物館的門票和乘車錢之外，住宿和吃飯就非常困難了。我幸虧帶了一頂帳篷，此後便別無選擇的——祇能在所到城市的郊區、森林帳篷營中過夜。每日裏，背起我全部的行當——一部相機、一個速寫本、一本筆記本、一包面包干、一袋中國製的蘿卜干、一張城市旅游地圖、一個裝滿自來水的軍用水壺，早出晚歸，按計劃，在旅游圖上掃蕩掉一個又一個博物館、畫廊。渴了，喝一口自來水，餓了，就着蘿卜干，吃幾片面包干。我和別人語言交流不便，惟自獨往獨來——遇到好景致，便從懷中掏出速寫本子畫『幾筆』，看到好作品，心有所動時，隨即拿出筆記本，記些自言自語的體會。走累了，困了，隨便靠在哪个教堂的角落，或者，在博物館的門前臺階上眯一會兒。當時我在筆記本上寫道：

『哈！孫景波，這回你可找到苦行僧的感覺了，也許更像流浪漢了吧……』——所幸那段日子，我的健康情況令我沾沾自喜，胃腸如野狗一般，不計生冷軟硬，我用我的雙腳，可以日行百里，漫步在羅馬、佛羅倫薩、那不勒斯、威尼斯、米蘭，不計走過多少街街巷巷，從心理到生理，終日都在一種饑渴且興奮的感覺之中。

在隨後我去瑞士、美國、荷蘭、比利時、西班牙等國家游學的時候，其情狀也大體如此。——一個學油畫的人，年過四十多歲之後，纔見到那些大師們的原作，可謂相識恨晚，這樣的觀感讓我震撼，讓我激動，讓我欣喜，同時，也在我心頭激起陣陣莫名悲壯的欲望……孔子曰：『好古敏求，見賢思齊』——對我和我許多同代人一樣，這種欲望，近乎夸父逐日的念頭——過了不惑、天命之年，漸知那是——可望而不可得的前景，但已走在路上，是不能停的。寧可倒在途中，也是不甘放棄的追求。因此，撫今追昔，頗有『人生幾何，去日苦多』的感慨！

一九四五年，我出生於山東省牟平縣。出生前，父親抗日參軍離家，多年杳無音信，母親與我相依為命。母少喪雙親，十二歲被送到烟臺綉花廠做童工。嫁後務農。閑時以綉藝傳於鄉鄰，我四五歲能

針綫，我對畫圖的喜好，信得母親心性傳染。

六歲時，我隨母尋父，到東北黑龍江省，在松花江畔的通河縣鎮裏讀小學，當時，我能看到的，最好的圖畫，就是書店裏賣的那些年門畫、月份牌畫和小人書中的插圖。年節時，求媽媽買一幅我喜歡的畫，貼到炕頭牆上，晚上看得不想睡覺。在跳動的油燈下，若明若暗裏，看有一個神秘的世界，覺出一種異樣的快樂。那些年月，到鎮裏來走江湖的藝人，用九宮格、放大尺，給人們畫頭像的技藝，讓我看得如迷如痴。模仿他們那種立竿見影的方法，曾讓我欣喜地以為，我真如周圍人們所贊許的那樣——也有繪畫天才。我還記得我的美術、體育老師騰雲峰對我說：『孫景波，你不用放大尺、九宮格，你比那些街頭畫匠畫得好！』——這樣的誇獎，在我朦朧的心靈中，無疑如一道開啓理想之門的閃光——五年級時，我寫了一篇作文《長大我要當畫家》——可以說，那是我少年時代表述未來理想的宣言。

十一歲時，我隨着參加重工業基本建設的父母親轉到了城市，後來，我和家庭又隨着國家建設的脚步，在長城內外、大江南北不斷遷移。初中三年間，我讀了五所中學——從黑龍江到吉林，從湖北到江蘇、到安徽。對一個出生農村的少年，這樣的

經歷使我眼界大開，也使我恍惚，在一個個還來不及結識新朋友的，不斷變換的環境中，繪畫成了伴隨我孤獨感的最好伙伴。我回味，那是我最富於幻想的歲月，我迷戀繪畫，因為還沒有意識到日後道路艱辛，所以天真熱烈、所以幼稚無憂，充滿信心。我最難忘懷一九五八年春天離開湖北武昌工人子弟中學時，美術老師黃樂生先生語重心長地叮嚀：『孫景波，你能學的好畫的，記住！初中畢業後，你一定要去考中央美術學院附中，你能考得的……』他的鼓勵，更像是對我的命令，讓我堅定了對藝術的信念。

一九五八年，我轉學到南京二十三中時，正遇上『大躍進、大煉鋼鐵』的激情歲月。年輕的共和國比一個孩子更富有想像力，伴隨着一場詩、畫滿牆的宣傳運動，把我們一批中學少年推上了街頭。——跟着美術老師，提着油漆桶，抬着畫板，從校園內畫到校園外，從洪武巷小牆，畫到市街大牆——當我站到防火隊提供的三層雲梯上，為市體育館獨自完成着一幅幾十平方米大的壁畫時，來往觀眾如堵，不時聽有沾沾咂舌、贊賞之聲傳來——一個十二歲半的少年，曾因此感受過那種讓人忘乎所以的自豪。我知道，多年以後，有許多和我有類似經歷的青少年學生、工人、農民美術

愛好者，從此走上了繪畫的道路。

我開始讀到一些美術常識，聽傅抱石先生到少年文化宮，給我們這些孩子做講座的情景，至今難忘。從那時起，我纔知道中國有吳道子、顧愷之、任伯年、徐悲鴻、齊白石……知道了文藝復興三杰的名字……我用水彩和油彩臨摹過拉斐爾的天使、董希文先生的《藏北婦女》——面對那些很粗糙的印刷品，引起我的驚羨和模仿的欲望，甚至超過三十年後我真正見到原作時的激動。一九五八年那段畫壁畫的經歷，使我自少年時有了心儀於巨幅宏篇的大型繪畫的憧憬，未意後來，我真的與壁畫創作和教學結緣。

一九六〇年，我十五歲，經歷了一番波折之後，考取了中央美術學院附中，開始踏上了正規的學畫之途。正逢『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倍嘗生活與學習條件的雙重饑渴。但六十年代的中央美術學院附中，在『老爸爸』丁井文校長的支撐下，聚集了一批富有責任感和創作活力的中青年教師，師生同有患難與共的感受，同心同德，營造出了一種感奮圖強的校園氛圍——孫滋溪、趙昔、李華、盧沉、王德娟、趙友萍、趙永安、王光楣以及我一年級時的輔導員張京生，等等許多老師，給了我們熱情、無私的教導。當時，雖然祇能學前蘇俄的東西，路子

不寬，但中央美術學院附中的教學要求嚴格，成果扎實，得到全國美術界的認可，四年時間，初具繪畫專業基礎，同學們自我感覺普遍良好，面向社會時，都不乏自信之情。

一九六四年九月，因應雲南美術家協會到附中商調支邊之需，我和同期留校的張鐵兵同學報名到雲南。我樂觀地以為，從此可以踏上獨立創作的道路了。殊難逆料，一往十四年間，正遭遇『十年浩劫』——斯文掃地之變。我因個性難與時風磨合的緣由，前後被下放農村勞動有七八年之久，期間又被莫須有之『五·一六』的嫌疑，監護、隔離審查了兩年時間。

——在『熊熊烈火』中，在『暴風驟雨』中，在全國『天天講』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歲歲月月中，個人命運，沉浮無常——我們精神興奮過、壯懷激烈過，而後，又彷徨過、懷疑過、郁悶過、痛苦過、憤怒過……待浩劫過去，回味『十年文革』

——那段生活對我，則是種特別難忘的考驗和磨煉，是我們一代人『得天獨厚』的人生大學課堂。比較對心靈的磨難，邊疆近乎原始的貧困生活已經算不得艱苦了。雲南多民族，風俗樸真醇厚，自然風貌奇麗多彩，在邊疆民族農村生活的歲月，相對於城市、機關裏的鬥爭，悻然平淡得多了——無論

是去放牛或是牧馬，上山砍柴，下田插秧，春種、秋收，我還能『天高皇帝遠』地想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還可以背着書包，裏面裝上一個巴掌大的速寫本、幾支鉛筆、一本文學書和其間夾着幾幅小畫片。每天往返出工的路上，或在田邊地角休息的時候，還可以看點兒什麼、寫點兒什麼、畫點什麼。農民同胞們不會批判我『堅持個人主義，不捨一技之長』。相反，看我畫畫，是他們的一種樂趣。在山野之中，由得我一個人走路，隨行隨歇，可以望着山海靜思默想。若干年後，我有機會創作的《阿細新歌》、《烏蒙山人》等許多構思，還有許多小詩詞、散文，都是在那些山路上，在山寨油燈下，在那個書包中的小本子裏勾畫、記下的。

——從那時，一個背書包的習慣一直延續到今天，成了我對自己信念的一種時時刻刻的提示——一個藝途曲折，見識有限的孫景波，應該始終清醒，自覺：自己是一個永遠背書包走路求學的行者。

雲南十四年間，我慶幸遇有姚鍾華、曉雪、張建忠、張鐵兵、丁紹光、王晉元、蔣鐵峰、朗森、李忠翔、朱維明等一幫頭腦清醒的、勤奮的、志同道合的畫友、詩友，大家一道在『十年浩劫』期間，患難同舟，彼此相支持。在交往中，我從朋友們身上學到許多東西，得到許多支持、鼓勵——回

味那段『相濡以沫』的歲月，是雲南美術界共同的精神財富。

一九七二年，我創作的油畫《阿細新歌》入選全國美展，因到北京加入『改畫組』。在改畫組，又有幸結識靳尚誼、朱乃正、唐小禾、陳逸飛、陳衍寧等師友，一個半月的時間，朝夕與共，每『公』事畢，則相約走訪在京畫壇諸多前輩，在肝膽相照的誠心交流中，使我受益匪淺。

一九七八年，在中央美術學院停辦十四年之後，我考上中央美術學院油畫研究生班。自覺像一個浪迹江湖的游子，又回歸到了岸邊，油畫班的指導教師是：吳作人、侯一民、靳尚誼、林崗。在後來的兩年當中，堪稱是國家的『乍暖還寒』時節，師生同感幸運的是：始逢改革開放，畫壇最早露出春天氣色。共享來自不易的機會，欣逢一段難得的緣分。油研班特別活躍，學習中同有如饑似渴的感覺。八十年代初，在校園中與袁運生、朱乃正、吳小昌、陳丹青等良師益友的結識，交游，是一段很『開心』體味，我們曾經一道營造過一種活躍的、令人眼熱的學術氣氛。

一九八〇年，我在完成畢業創作《阿佤山人》之後，留校到新創建的壁畫研究室任教。又二十五年以來，以教學為主，在壁畫系當了十年的副主

任、十年的主任——可以說，為健全、拓展中央美術學院壁畫學科的教學和創研，盡管困難重重，我還是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這二十多年，作畫是業餘的事。我曾繪製過幾幅壁畫，用心良苦，多不當意。寫過一些記錄自己學習觀感，教學經驗和創作體會的文字，才情不暢，也多不盡意——但路還一直在走，業餘也抓緊時間畫畫，但耕耘，勤勉自策，不問收穫。

我原本興趣廣泛，於繪畫而言，什麼工具都想試試看，什麼畫法都想學學看，什麼題材都想碰碰看，古今、東西，心無時空界限，興因境生，情不自禁——人物、風景、歷史、風俗、文學插圖，見異思遷，觸類生變，或因題材內容、情境感受之想當然，去挖空心思，摸索相應的表現手法；或因工具材料、表現形式之嘗試，轉換手法，尋找適應之內容題材。搞壁畫，更是接受命題的作業。因此不能自限於一局——這種不甘定型的作派，很像個喜歡拆看各種玩具的孩子，拆的時候，不大留心程序，自己獨立組裝的時候，又常常離譜，因此，年過半百之後，未覺有個人風格、樣式可以自我標識。如走路的人，隨感遇的不同，走走停停，遇岔道迂回，常覺陌生，每一步都仿佛具有試探性，所以難得形成一種成熟的——人稱『駕輕就熟』的章

法。我在不斷反思中自我認識——或許：我『無意爲我』的『我』，也就是自在的『我』了——無奈祇是『本性難移』！

——這些年間，我有多次機會，去新疆克孜爾、去敦煌石窟、去麥積山、去龍門石窟、去雲岡石窟、去永樂宮、雲、貴、川、藏、寧夏、陝西、山西、山東、湖南、湖北、河南、河北……走遍全國各博物館，對中國古代藝術遺產，進行過更從容的考察和觀摩，並臨摹過近百件古代壁畫和其他繪畫作品，華夏傳統藝術對我的影響，如土壤之對禾苗。我意識到：我自然而然的根，是長在我民族的土地中。

——近二十多年，中國畫壇發生了史無前例的變化，當代中國藝術家，渴望與世界接軌——觀念的多元化，形式的多樣化，風格的個性化，如是一派『東風夜放花千樹』的氣象。我和許多進入中年的朋友們一樣，像饑餓了太久的人，忽遇豐盛的宴席，不免眼花繚亂。開初，也不免饑不擇食，但真的坐下來，經歷過一番嘗試之後，靜定反思，還會習慣地把筷子伸到自己原來喜歡的飯菜當中——那，還是中國的、還是家鄉的，甚至還是小時候就喜歡的口味。

——走過來，走過去，繞一大圈子，回過頭來，

我還是相信：真誠關注和表現現實生活的繪畫，以其可直觀的表現形式，能和最廣大的觀眾，保持着最普遍的聯係，能進行感受交流的藝術，是最具生命力的。所以，我無悔少作。有人說：而今『後現代』，繪畫已經走到了『窮途末路』——我自覺我的眼光要短得多——我眼前的路還在中途，是看不見『末路』的，我心中的路，還很漫長，還得走下去。

我的生活經歷——時代對我的影響，很早就決定了我藝術追求的觀念。我的創作不想擺脫我經歷的感受，因此用繪畫表現我對生活現實的體驗，對人生與自然生態的關注——採取樂觀的心態和角度，尋找詩意化的真摯與誠實，讓作品中，有我一個中國畫家的人文意味和土根精神，是我永遠的課題，我的——太陽在前面，在上頭！我還在走。

二〇〇五年二月春節

於安徽馬鞍山雨山湖西父母家

目錄

零壹

自畫像
1964年 53 × 37cm

零壹零

格爾木的哈薩克老爹
1979年 79 × 55cm

零貳

阿細新歌
1972年 135 × 215cm

零壹壹

山知布(局部)
1979年 79 × 54cm

零參

干彝族小女孩
1972年 53 × 38cm

零壹貳

燈光下的澤庫小女孩
1979年 76 × 46cm

零肆

烏蒙山人
1974年 180 × 160cm

零壹參

卓瑪
1979年 79 × 54cm

零伍

芍藥花
1974年 60 × 50cm

零壹肆

澤庫姑娘
1979年 79 × 54cm

零陸

瑞麗三月
1974年 39 × 56cm

零壹伍

澤庫藏族女孩
1979年 60 × 43cm

零柒

滇西南中午的群山
1974年 39 × 56cm

零壹陸

青海澤庫的藏族小學生
1979年 54 × 79cm

零捌

女紅軍戰士(課堂寫生)
1978年 90 × 70cm

零壹柒

織筒裙的佯族婦女
1980年 39 × 54cm

零玖

哈薩克老牧民
1979年 54 × 39cm

零壹捌

佯山麥熟
1980年 30 × 30cm

零壹玖

彝家茅屋
1980年 39 × 34cm

零貳玖

陶淵明詩意
1985年 35 × 27cm

零貳零

阿佤山人
1980年 200 × 500cm

零參零

校尉營胡同小吃店
1986年 70 × 90cm

零貳壹

張明偉肖像
1981年 100 × 100cm

零參壹

1986年的王府井大街
1986年 100 × 80cm

零貳貳

佤山人家
1984年 180 × 180cm

零參貳

畫室裏的模特兒
1992年 80 × 80cm

零貳參

永遠快樂的阿佤人
1983年 81 × 65cm

零參參

灰藍調子的女人體
1988年 80 × 80cm

零貳肆

高原少年
1983年 90 × 70cm

零參肆

俯首抱膝的女人體
1990年 50 × 60cm

零貳伍

巴爾達藏女
1983年 66 × 46cm

零參伍

俯着椅背的女人體
1988年 90 × 70cm

零貳陸

拉薩八角街小院
1983年 54 × 79cm

零參陸

山鬼
1989年 150 × 150cm

零貳柒

巴爾達原上的風沙天
1983年 20 × 26cm

零參柒

兵車行
1989年 180 × 180cm

零貳捌

消逝的記憶
1984年 80 × 115cm

零參捌

對潑灑與流淌可制約性的嘗試
1990年 200 × 160cm

零叁玖

對潑灑與流淌可制約性的嘗試
1990年 200 × 160cm

六五

零肆零

大山谷
1992年 80 × 113cm

六七

零肆壹

小卓瑪
1990年 100 × 80cm

六九

零肆貳

青海湖
1980~1992年 120 × 250cm

七〇

零肆叁

遠去的小路
1995年 80 × 100cm

七三

零肆肆

鄂錯湖畔
1992年 136 × 162cm

七五

零肆伍

原上
1997年 80 × 100cm

七七

零肆陸

哲蚌寺的小路上
1996年 162 × 136cm

七九

零肆柒

晾羔皮
1997年 80 × 100cm

八一

零肆捌

彼得堡郊外金色秋天
1998年 70 × 90cm

八三

零肆玖

加拿大洛磯山牧場
1998年 70 × 90cm

八五

零伍零

知音 《鍾子期與俞伯牙故事》
2000年 200 × 288cm

八六

零伍壹

坐在爐邊喝奶茶的求錯姑娘
2000年 55 × 79cm

八九

零伍貳

《走進大西北》路系列——通向烏魯木齊的高速路
2002年 136 × 192cm

九〇

零伍叁

《走進大西北》路系列——通向內蒙古居然澤的『路』
2001年 136 × 192cm

九一

零伍肆

《走進大西北》路系列——青海王樹雪原之路
2000年 136 × 192cm

九二

零伍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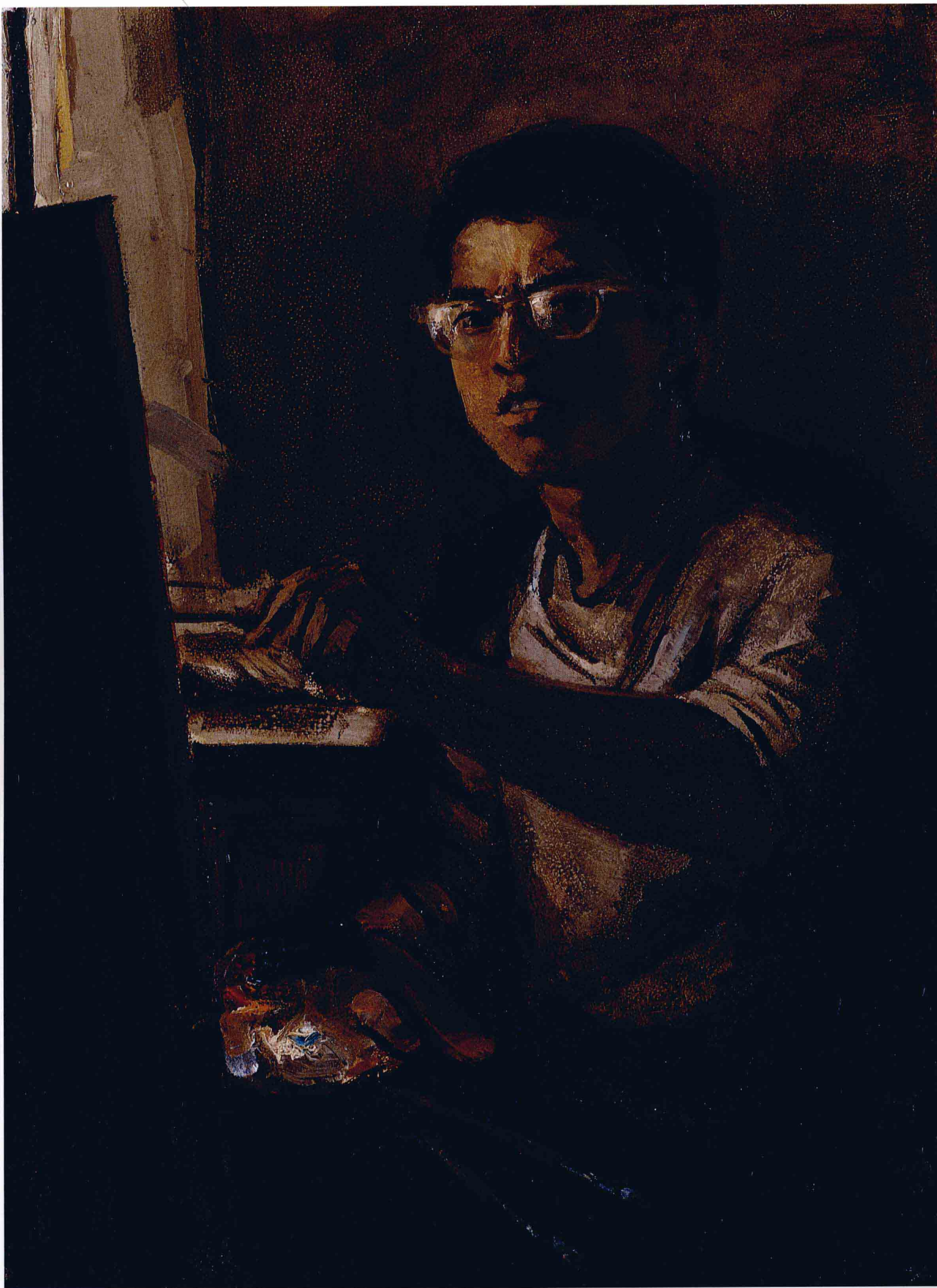
莫奈故園
2003年 160 × 300cm

九三

零伍陸

焦點透視——後現代人類生態問題的對話
2001年 244 × 600cm

九四



自畫像 1964 年

材料：油畫

尺寸：53 × 37cm

波景孫 集品精家畫名國中